

专题：聚焦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与东亚秩序

王 栋

内容提要：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中美两国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东亚的战略图景。理解东亚秩序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关键视角，便是观察中国对美国这一东亚秩序的主导大国采取何种战略。中国并没有将美国挤出东亚并建立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战略意图，事实上，中国只是在追求一种“对冲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减少战略风险，增加行动自由，使自身战略选项多元化，并塑造美国的战略偏好。中美必须相互包容、相互协商，学会在东亚分享权力与责任，继续对各自在东亚的角色进行再定义和磋商，以求增进互信，减少互疑，寻求共识，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亚秩序。

关键词：东亚秩序 中美关系 亚洲安全观

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已经越来越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中美两国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东亚的战略图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外交上表现的所谓“咄咄逼人”和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使众多安全专家怀疑东亚是否开始滑向两极对抗。毫无疑问，理解东亚秩序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关键视角，便是观察中国对美国这一东亚秩序的主导大国采取何种战略。中国是否企图将美国挤出东亚并建立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呢？而美国又是否会像许多中国学者分析的那样，致力于遏制中国呢？不同于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指责，本文认为中国并没有将美国挤出东亚的战略意图，事实上，中国只是在追求一种旨在减少战略风险，增加行动自由，使自己的战略选项多元化，并塑造美国战略偏好的“对冲战略”（hedging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

strategy)。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将对某些西方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实行“亚洲版门罗主义”的观点做出批评，而后笔者将解释为何中国在近年采取的外交行为属于对冲战略，最后是全文观点的总结。

一、中国的“门罗主义”？——西方分析家的误读

在一些西方分析家看来，2010年是中国外交变得更具“侵略性”的转折点。2010年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引发中美紧张关系。中国就美国以美韩联合军演为名将航母部署在黄海海域提出强烈抗议，并指美国的航母部署严重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之前，一些西方媒体不断报道炒作中国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著名政策分析家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声称：中国正在实践“亚洲版门罗主义”，这一行动危及航行自由。¹

2010年9月18日，在中日存在争议的钓鱼岛海域附近，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发生碰撞，日本当局非法扣押了中国船长并试图对其进行审判。这一行为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尽快放人并道歉。据外电报道，与此同时，中国开始通过限制出口日本的稀土资源对日实施经济“制裁”。² 中国在处理“撞船”事件时的外交反应和其他一些所谓“侵略性”行为引起英国《金融时报》编辑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对中国的批评。皮林认为，中国正在像美国当年对拉美那样推行其“中国式门罗主义”，并企图将中国南海变成自己的“后院”。³

中国在亚洲实行“门罗主义”的说法在2010年后持续升温。在2012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论坛上，一些美方学者把中国的“近海”政策与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执行的门罗主义相提并论。⁴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以下简称“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再次使得部分西方学者惊呼：中国在亚洲追求中国式的“门罗主义”，试图将美国逐

1 Patrick Cronin and Paul Giarra, “China’s Dangerous Arrogance,” *The Diplomat*, July 23, 2010, <http://thediplomat.com/2010/07/chinas-dangerous-arrogance/?allpages=yes>, 2015-05-01.

2 “Amid Tension, China Block Vital Export to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0/09/23/business/global/23rare.html?pagewanted=all>, 2015-05-01.

3 David Pilling, “Time to be Wary of China’s New Swagger,”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30, 2010.

4 James Holmes, “China’s Monroe Doctrine,” *The Diplomat*, June 22,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06/chinas-monroe-doctrine/?allpages=yes>, 2015-05-01.

出东亚，并建立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¹ 2014年8月，中国军方对正在海南省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抵近侦察的美军 P-8 反潜巡逻机进行拦截。这一事件也使得另一位美国学者断言：中国的战略意图正是要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²

有关“中国式门罗主义”的说辞大量充斥于西方的媒体、博客和学术著作中，这些西方分析家指责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变得咄咄逼人，亮出肌肉，欺侮弱小邻国，并企图将美国挤出东亚。然而，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教授却令人信服地指出，有关中国外交转向“侵略性”的论调实际上高估了2010年后中国的外交变化，因而属于“对中国外交的一种误读”。³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式门罗主义”的提法并非基于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行为的准确理解。相当多的西方分析家未能从中国视角出发来考察问题，从而导致他们不断产生对中国对外行为的误读和误判。⁴

以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为例。这个举措被一些西方学者用来证明中国寻求“亚洲版门罗主义”。从危机管控的层面看，防空识别区的建立之初，中国确实可以更好地与邻国和美国这样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这种做法会有利于减少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的突然性和邻国随之而来的负面反应。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分析家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因为按照国际法，是否设立防空识别区属于主权国家的权利。可见，把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当作中国具有侵略性的案例，这是某些西方舆论和学者的一种刻意误导，这也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句中国古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西方批评者的伪善面目昭然若揭：美国的日本占领军在中国东海建立第一个防空识别区时从未告知中国，在随后几次不断地扩大其防空识别区时，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与中国进行沟通。最近一次，日本于2010年再度单边性扩大其防空识别区，新的

相当多的西方分析家未能从中国视角出发来考察问题，从而导致他们不断产生对中国对外行为的误读和误判。

1 Kor Kian Beng, "Don't Bet on China's 'Asia for Asians Only' Vision Yet," *Strait Times*, May 30, 2014, <http://www.straittimes.com/news/opinion/eye-the-world/story/dont-bet-chinas-asia-asians-only-vision-yet-20140530>, 2015-05-01; Seiichiro Tagaki, "Xi Jinping's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August 27, 2014,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Studies (AJISS)-Commentary, http://www2.jiia.or.jp/en_commentary/201408/27-1.html, 2015-05-01; Minxin Pei, "China's Asia?"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3, 2014,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ia-for-asians-political-rhetoric-by-minxin-pei-2014-12>, 2015-05-01.

2 Peter Navarro, "China's Real Goal: A 'Monroe Doctrine' in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2,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hinas-real-goal-monroe-doctrine-asia-11179>, 2015-05-01.

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Spring 2013), pp. 7-48.

4 以下论述部分采用下列文章里面的观点：Dong Wang, "Ass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How We Should Not Misread China?" *The Asan Forum*, April 15, 2014, <http://www.theasanforum.org/sino-us-relations-4/>, 2015-05-01。

防空识别区外围侵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距离中国东部浙江省沿海地区只有130公里。

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多元的(pluralist)社会，自然，在外交战略上也存在不同声音。正如某些美国学者强烈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那样，某些激进的中国学者也同样主张“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但以上两种看法都不代表官方立场。在中国，主流学者和最高领导层的观点依然是冷静而节制的。

从更高层面看，我们应该对如下假设保持谨慎：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削弱和挑战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秩序。这种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零和博弈”的认识也许契合了现实主义的假设，然而，这种假设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且，这种假设还可能助长中美两国出现“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式的现实主义悲观论调。¹

事实上，中国在亚洲并未推行“挤走美国”战略。中国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对冲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减少战略风险、增加行动自由、使自身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美国偏好。

二、中国在东亚的对冲战略

冷战结束后，东亚国家的“对冲”行为明显增加。笔者在此把国际关系中的“对冲战略”定义为一种保险策略(insurance policy)。这种战略旨在减少国际体系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加国家的行动自由，使自身的战略选择多元化，并塑造对手的战略偏好和选择。对冲是包含接触、网住(enmeshment)、防范、牵制和制衡等合作性及竞争性的战略工具所组成的策略组合。“对冲战略”同时包含合作与竞争的因素。² 由于无法确定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试图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以期减少其因中国崛起所

1 以下论述部分采用下列文章里面的观点：Dong Wang, “Ass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How We Should Not Misread China?” The Asan Forum, April 15, 2014, <http://www.theasanforum.org/sino-us-relations-4/>, 2015-05-01。

2 国际关系文献中有关“对冲”战略的论述仍然较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但“对冲”依然缺乏一个严格的并获得广泛认同的定义。笔者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曾尝试建构出一个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的“对冲”理论：国家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对冲？国家会以何种形式以及多大的强度进行对冲？参见：Dong Wang,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Hedging Strategy: A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Democracy and Peace in East Asia, September 16-18, 2011,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pp.70-123。

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¹

中国与东盟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长期遵循由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2005年之前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后称为“和平发展”)战略。在“韬光养晦”与“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北京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积极通过睦邻政策对东盟国家进行再保证,以便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² 这种战略被美国著名国际安全学者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总结为“新俾斯麦主义”。³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中国利用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的机会,通过紧密的经贸联系和经济援助与东盟共同推动建立合作型、开放性区域秩序。2002年,中国与东盟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2010年自贸区协议生效后,中国—东盟自贸区已成为囊括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经济共同体。⁴ 2012年,中国和15个东亚、东南亚国家正式开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进程,这标志着中国在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迈向新台阶。⁵ 2013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双边贸易量达到1万亿美元,双边投资突破1600

1 有关东亚国家“对冲”战略的讨论可参见: Dong Wang,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Hedging Strategy: A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Peace, September 16-18, 2011,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王栋等:《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编:《战略纵横:2012—2013年研究报告汇编》,2013年10月; C.P. Chung, “Southeast Asia-China Relations: Dialectics of ‘Hedging’ and ‘Counter-Hedging’,”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4, pp. 35-43;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Policy Studies*, Vol.16,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5.

2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8-70; Zhu Feng,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ow Unipolarity Matters,”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4-54.

3 Avery Goldstein, “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a Neo-Bismar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7-106; idem.,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参考数据可见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运营的非官方网站,“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特点,”中国东盟自贸区机构,2012年4月28日, <http://www.cafta.org.cn/show.php?contentid=63875>, 2015年5月1日登录。

5 “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sean-framework-for-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2015-05-01.

亿美元。¹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如东盟区域论坛、东盟10+3、东盟峰会和东盟防长会议等。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决定共建基于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与东盟举办第一届防长会议。² 在2013年10月出访东南亚国家时，习近平主席倡议建立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³

不断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正是中国对冲战略组合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旨在实现下列战略目标：通过接触和适应（accommodate）美国主导地位，减少美国霸权行为所带来的战略风险；维护和扩展中国的行动自由；使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选项更加多元化；以及通过接触与说服（包括和平性及强制性的）塑造美国的战略偏好。⁴ 可以说，正是部分地由于中国的对冲战略，才使得中美得以避免在东亚出现恶性安全竞争。⁵

上海合作组织与周边外交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支持与推进是对冲战略的另一体现。上海合作组织创始于2001年，如今已成为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个成员国的重要地区安全机制，它还包括阿富汗、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五个观察员国，白俄罗斯、土耳其和斯里兰卡三个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增强了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联系，增加和保障了中国的资源获取来源和能源安全，并强化了中国与成员国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自2002年起，中国开始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反恐演习，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正在逐年增加。⁶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会上指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

1 Yao Jing and Li Xiaokun, "Premier Calls for Action on Free Trade Area Upgrade," *China Daily*, October 10, 20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livisiteastasia/2013-10/10/content_17018957.htm, 2015-05-01; "Li Keqiang: China-ASEAN Have Become the Model of Good-Neighborly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C, September 5, 2013, <http://www.fmprc.gov.cn/ce/ceindo/eng/ztbd/5798112rredf/t1073224.htm>, 2015-05-01.

2 "China-ASEAN Cooperation, 1991-2011,"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11/15/c_131248640_2.htm, 2015-05-01.

3 "China Vow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th ASEAN," Xinhua Net, October 3, 20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0/03/c_132770494.htm, 2015-05-01.

4 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Winter 2005-2006, pp. 145-167;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4-94.

5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1—12页。

6 Stephen Aris, *Eurasian Regionalis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Chen Yuro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Banner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No. 2, pp. 98-108.

进周边外交。¹ 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只有不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中国梦”。²

这种“奋发有为”的外交思想包括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外交议程:建设囊括中亚和东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建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促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落实。³ 所有这些“奋发有为”的外交行为表明,中国对其参与全球与地区经济的角色认知正在改变。⁴ 从理论上讲,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是为了增进地区联系,推动出口增长,拓宽资源渠道,并推进与邻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⁵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指出的那样:开展互联互通合作是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中方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参与有关合作,共同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大家的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共赢之路。⁶

中国外交的积极进取也使一些西方分析家产生疑虑:中国是否企图将美国挤出亚洲并建立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有学者认为,由中国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对美国的制衡,而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上合组织称作“中国的北约”。⁷ 2005年,上合组织拒绝了美国成为观察员国的申请。由于上合组织在2005年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其成员国的领土,2006年又接纳伊朗成为观察员国,西方学者经常把它视为一个制约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联盟。然而,西方学者夸大了上合组织发展为反美联盟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正在极力降低这种由个别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尤其是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蓄意拔高的反美声调。⁸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2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3 《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第1版。

4 Peter Neil, “Maritime Silk Road,” *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31,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peter-neill/maritime-silk-road_b_4181663.html?utm_hp_ref=world&ir=World, 2015-05-01.

5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第1版; Nadège Rolland, “China’s New Silk Road,” *The NBR Commentary*, February 12, 2015,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531>, 2015-05-01.

6 “The 22nd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Held in Beijing,” The MFA, November 11, 2014,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210349.shtml, 2015-05-01.

7 Tyler Rone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s NATO?”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1,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9/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chinas-nato-2/>, 2015-05-01.

8 Andy Yee, “Autocratic Peace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East Asia Forum, May 11, 2011,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5/11/autocratic-peace-and-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 2015-05-01; Akihiro Iwashit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Japan: Moving Together to Reshape the Eurasia Communit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8, 2008,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8/01/28-asia-iwashita>, 2015-05-01.

在2012年6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明确否认了上合组织可能发展为政治军事集团的可能性。¹ 不仅如此，中国积极回应了美国发出的欢迎中国参与阿富汗建设的呼吁。维护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事关中美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在2013年9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通过上合组织平台对阿富汗进行援助的倡议。² 2014年10月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北京会晤并举行正式会谈，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就和平重建阿富汗进行合作，具体内容包括在2015年举办第四轮阿富汗外交官联合培训项目，并适时举行中美阿三方对话。³

中俄关系

分析中国是否企图把美国逐出亚洲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俄关系。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把俄罗斯定为出访首站。在莫斯科期间，习主席称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⁴ 很明显，习主席首先访问俄国的意图是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北京和莫斯科可以联起手来。当北京日渐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时，普京再次当选后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也与美国日益交恶，在这种情况下，中俄自然期望能够共同联手从地缘上制衡美国的影响。

近年来，中俄已多次进行双边或基于多边框架的联合军事演习。在2014年的亚洲之行期间，奥巴马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同时，美国还与菲律宾签署了为期十年的防务协议，使得美军能够强化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中国将这些举动视为美国对中国领土完整和战略利益的侵害。⁵ 同时，随着乌克兰危机加剧，美国与欧盟一道强化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刚刚结束后，中俄就马上宣布：两国海军将在中国东海进行军事演习，参

1 《外交部：上合组织不存在演变成政治军事集团的可能性》，新华网，2012年6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06/c_112139596.htm，2015年5月1日登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9月13日，比什凯克），《人民日报》，2013年9月14日，第2版。

3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2版。

4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1版。

5 The White House, “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April 25,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us-japan-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japan-shaping-future-asia-pac>, 2015-05-01; Juliet Eilperin, “U.S., Philippines Sign 10-Year Defense Agreement Amid Rising Tens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8,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us-philippines-sign-10-year-defense-agreement-amid-rising-tensions/2014/04/28/74a605d8-cec6-11e3-b812-0c92213941f4_story.html, 2015-05-01.

演军舰包括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潜艇等16艘舰艇。¹ 2014年5月,习近平与来访的普京一道检阅了参演军舰并共同宣布开始为期一周的海上军演。² 很明显,正是美国的战略压力使中俄两国走到一起。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和俄罗斯结盟,与美国竞争。譬如,著名的现实主义代表学者、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就持有此观点,他主张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结盟,认为中俄联盟可以有效改善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安全环境,并缓解由东南两侧带来的战略压力。³

然而,北京和莫斯科却明显没有这种意向。实际上,当克里米亚危机不断加剧时,普京公开否认中俄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可能,并声称同盟体系是“过时的”。⁴ 北京似乎也认识到中俄关系的局限性。尽管中国不断呼吁两国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持“国际力量平衡”,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是坚持了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结伴而不结盟”战略。⁵ 在2014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再次明确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⁶ 在2014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特别强调:中俄关系不会变成“东方北约”,她重申,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是“不结盟、不冲突、不针对第三方”。⁷

如果中国按阎学通等学者的建议与俄罗斯结盟、与美国展开地区霸权的争夺,那么中美之间的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会迅速恶化。实际上,阎学通教授的分析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中美之间愈演

1 《中俄海军将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人民网,2014年5月13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514/c1011-25013159.html>, 2015年5月1日登录。

2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仪式》,《人民日报》,2014年5月21日,第1版。

3 《阎学通:中俄结盟最具现实意义》,《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5月26日,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326/183592.shtml>, 2015年5月1日登录;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199页。

4 “Putin Urges Intra-Ukraine Dialogue, Eyes Closer Ties with China,” *Shanghai Daily*, April 17, 2014, http://shanghaidaily.com/article/article_xinhua.aspx?id=213333,2015-05-01;“Putin Hails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cago Tribune*, April 17, 2014,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4-04-17/news/sns-rt-us-russia-putin-china-20140417_1_russia-and-china-alexei-anishchuk-lidia-kelly,2015-05-01.

5 这一提法最初由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2012年6月的一次记者会上提出,参见:“外交部:上合组织不存在演变成政治军事集团的可能《年终盘点:2008中国与大国关系——中俄篇》”,新华网,2013年12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10/content_10482794.htm, 2015年5月1日登录;《中俄蜜月:不结盟,玩连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6月13日, http://insight.inewsweek.cn/topic_detail-608.html, 2015年5月1日登录。

6 《外交部发言人就建立中俄军事同盟做出回应》,新华网,2014年9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9/19/c_127003320.htm, 2015年5月1日登录。

7 《外交部:中俄安全合作不结盟,不冲突,不针对第三方》,人民网,2014年11月27日, <http://news.nen.com.cn/system/2014/11/27/013935438.shtml>, 2015年5月1日登录。

愈烈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代价高昂而危险的“新冷战”？¹

除非美国不断增加对中俄的安全压力，迫使两国感到结盟已成为必须的选择，中俄不太可能正式结盟。

至于中俄结盟的可能性问题，除非美国不断增加对中俄的安全压力，迫使两国感到结盟已成为必须的选择，中俄不太可能正式结盟。在此之前，中俄将继续寻求一种对冲战略，包括在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中组成战术性的联合（tactical coalition）但并不组织正式的联盟。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俄结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俄两国会继续推动深化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亚信峰会与亚洲安全观

在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洲安全观”。他指出：“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他还说：“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习主席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² 这个讲话被一些西方学者解读为中国正在实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意图将美国排挤出建构中的东亚安全体系。³ 然而，西方学者的这种怀疑和焦虑被过分夸大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中国领导人在亚信峰会上的讲话，里面实际上找不出体现门罗主义意图的内容。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反对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⁴ 习主席“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这些对安全的概念化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国领导人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意味着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成

1 有关中美之间逐渐增加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新冷战出现的观点，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第34页；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2, Summer 2012, pp. 105-12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上海），《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3 “Asia-Pacific Major Power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Remarks by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tephen Hadley at the World Peace Forum, June 21, 2014, Beijing, China, <http://www.wpfforum.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5&id=266>, 2015-05-01; Zachery Keck, “China’s Growing Hegemonic Bent,” *The Diplomat*, June 2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6/chinas-growing-hegemonic-bent/>, 2015-05-01.

4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p. 4-5, 27.

为中国决策者所接受的规范。¹ 很明显，中国作为亚信峰会的2014—2016年轮值主席国，确实希望重新激活这个由哈萨克斯坦发起、包括24个成员国和12个观察员国（包括美国）的区域性论坛。然而，这些成员国在意识形态、宗教、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国能否把亚信峰会发展成一个高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尚存疑问。而把美国从未来的亚洲安全架构中排除很可能会引起许多亚洲国家的警惕和不满。实际上，不少域内国家恰恰希望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存在来对冲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² 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亚洲国家在加强自身合作的同时，要坚定致力于同其他地区国家、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这句话向美国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想把美国挤出亚洲。³ 事实上，致力于重振亚信峰会也可被视为中国外交“对冲”战略组合的一部分。这一战略可将美国“网入”（enmesh）亚洲安全体系，使中国在亚洲减少战略风险、增加行动自由并塑造美国的战略偏好。

中美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北京“大国外交”的首要目标。199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美时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⁴ 尽管在其上任伊始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些危机（如2001年4月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北京对华盛顿反恐战略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两国战略互信。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⁵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

1 David Cohen, “‘A Clash of Security Concept’: China’s Efforts to Redefine Security,” *China Brief*, Vol. 14, No. 11, June 2014, p. 2.

2 Keck, “China’s Growing Hegemonic Bent.”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上海），《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4 《在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总编辑时江泽民纵论中美关系等其他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3月9日，第1版；“Secretary Perry Welcomes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Chi Haotian,” December 9, 1996,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827>, 2015-05-01.

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ellick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2015-05-01; “Zoellick: ‘Stakeholder’ Concept Offers New Direction,” *China Daily*, January 25, 2006,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09usofficials/2009-05/22/content_7932826.htm, 2015-05-01; Bates Gill et. al, “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11, 200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07/06/11/china-as-responsible-stakeholder/2kt>, 2015-05-01.

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¹ 在小布什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两国都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²

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中国领导人都承认美国是未来几十年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国家。2011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助理乐玉成在外交学院演讲时指出，其实美国从来没有离开亚太。乐玉成认为，中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把美国挤出东亚。³ 2014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中美贸易关系论坛上，中国副总理汪洋坦承：“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⁴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12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时强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习近平实际上间接承认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他说：“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⁵ 这些声明表明，中国领导人坚信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和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冲突。抛开表面言辞，这些声明与讲话说明中国领导人希望避免中美安全困境的出现，寻求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零和博弈结果。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参加2010年第二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发表的致辞中，明确提出：“中美双方应该坚定不移地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共同努力，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⁶ 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提出，中美双方应努力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此表示同意。⁷ 随后，在2014年11月的北京“习奥会”上，习近平提出要从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即：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⁸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就是为了避免崛起国和霸权国陷入所谓“修

1 《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1日，第1版。

2 “Leigh Sales Speak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Australian Broadcast Corporation, May 9, 2007, <http://www.abc.net.au/lateline/content/2007/s2025319.htm>, 2015-05-01.

3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讲话，2011年12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ygy_602330/lyc_602412/xgxwl_602414/t888263.shtml, 2015-05-13。

4 《中美经济伙伴之路越走越宽广》，汪洋副总理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2014年12月1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12/20141200840915.shtml>, 2015年5月1日登录。

5 《习近平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2年2月14日，第1版。

6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人民日报》，2010年5月25日，第1版。

7 《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1版。

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1版。

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¹ 两国领导人和学者试图打破大国间必然存在权力竞争或战争的“旧有模式”。有一种观点预言，中美很有可能在未来分享责任和领导权。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把部分领导权让渡给中国，使中国得以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并塑造未来地区秩序。² 一些著名的中美学者提出，中美两国可以在未来对海上贸易线进行联合巡逻，这一想法得到了包括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内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赞同。2014年6月，哈德利在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表示美国乐于接受中国海军逐渐发展的远洋护航能力，并分担那些事关美国重大利益的世界航道保护任务。³

在其受到广泛关注的新书《论中国》中，亨利·基辛格博士写道：“美国无论以遏制中国的名义来联合亚洲国家，还是以意识形态之名讨伐中国，结果都会失败。原因很明显：中国是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也会抵制中国把美国挤出亚洲的企图，因为他们同样也害怕亚洲被中国统治。”⁴ 基于对中美两国“联盟对抗观”的坚决反对，基辛格提出他的“共同演进”论（co-evolution）。基辛格认为，“共同演进”论既消除了中国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疑虑，又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威胁的担心，两国完全可以协同共建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⁵ 基辛格的“共同演进”论表明，未来的亚洲秩序是可以在中美权力共享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一观点也得到著名战略学家休·怀特（Hugh White）的赞同。正如怀特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亚洲的未来格局不可能仅由中国或美国主导。实际上，任何主导亚洲格局的尝试都会“导致中美漫长而痛苦的敌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引起灾难性战争”。⁶ 因此，为了建构亚洲的和平秩序，中美两国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大国协调和权力分享。中美两国必须表现出战略克制、敢于妥协、相互协调的态度，也必须对自身的权力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因

中美两国必须表现出战略克制、敢于妥协、相互协调的态度，也必须对自身的权力局限性有清醒认识。

1 Susan Rice,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fo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November 20, 2013,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 2015-05-01.

2 Terry Cooke, “New Strains in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le,” *China Brief*, Vol. 10, Issue 4, January 18, 2010, pp. 11-14.

3 王缉思和谢淑丽在他们的对话中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关于哈德利的讲话，参见：“Asia-Pacific Major Power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Remarks by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tephen Hadley at World Peace Forum, June 21, 2014, Beijing, China, <http://www.wpfforum.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5&id=266>, 2015-05-01.

4 Henry A.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p. 526-527.

5 Kissinger, *On China*, pp. 527-528.

6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6.

此，只有不断地进行博弈协商，两国才能在未来构建协调双边关系、反映共同责任、分享共同领导的东亚秩序。¹

结 论

中国的崛起不仅对美国的东亚霸权形成挑战，而且将重塑东亚秩序。然而在中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建立竞争性的联盟体系以对抗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体系。中国并没有将美国挤出东亚的战略意图，中国采取的是旨在减少战略风险、扩大行动自由、使自身战略选择多元化、并塑造美国战略偏好的对冲战略。事实上，中国也明确承认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同时，中国也愿意积极参与到改革现存国际体系的进程中。

从习近平主席履职起，中国的外交政策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中国外交根本上依然以和平与发展为指导原则。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应继续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²

归根结底，东亚秩序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如果中美为争夺地区霸权而走向竞争敌对，东亚的未来很可能出现危机与战争。为了实现东亚的和平未来，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和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必须相互包容、相互协商，不断对两国的权力差距进行再评估。同时，中美两国也必须学会在东亚分享权利与责任。因此，两国应继续对各自在东亚的角色进行再定义和磋商，以求增进互信，减少互疑，寻求共识，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亚秩序。

1 Wang Dong, Robert A. Kapp, and Bernard Loeffke, “Resett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14, www.nytimes.com/2014/11/11/opinion/resetting-us-china-relations.html, 2015-05-01.

2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